



我是一座小小桥

天外飞来一份大订单

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桥，传递所需所供，传播思想、文化和爱。能尽自己所能，成为他人的桥，是一件幸运和幸福的事。

我多年从事国际贸易，把国内的产品传递到国外，也把国外的需求传递进来。某种程度上，是一座连接着中国与世界的的小小小桥。

上世纪 90 年代初刚参加工作，与外商的联系主要是电传和传真。公司的电传室里有时会收到无具体收件人的统发询盘，这些询盘的成交可能性小，忙碌的前辈们无暇顾及，我这个尚无固定客户的新手就把它们当成了宝贝。有一天，科长交给我一条细长溜的电传纸，上面只有很简单的一行字：PLS QUOTE XXXX. SIZE:1#、2#、3#，…… 10#. QTY.: 6000000PCS. 译过来是：请对 XXXX 报价。尺寸：1#、2#、3#，……，10#. 数量：6 百万只。

电传是英文电报，用缩略字符，商品 XXXX 根本没听说过，查资料也找不到，也许电文有拼写错误，也许是国内没有的产品，也许根本就是个骗子。我不抱希望地回复了一封电传，请求他们可能的话邮寄一些样品来。过了几天，没想到竟收到了对方确认，说样品已经在邮寄的途中了。

提到阿富汗，现在人们想到的是战乱和穷乡僻壤，其实阿富汗自古是亚洲商贸重地，阿富汗商人既勤劳又善于做生意。那时，该国还算和平安宁，他们常来相邻的中国采购商品，供本国使用或者转口到其他国家。当然，电传上的数量也许有夸大，是采购商为了增加其询盘的吸引力而惯常的做法，但无论如何也值得一试，万一成功，没准我就找到了一个大客户！

拿到样品后，我先是向公司现有的供应渠道咨询。那时别说百度和阿里了，就连计算机长啥样都没见过，只能抱着电话黄页一个电话拨打。知道的厂家中要么是没做过的，要么是不做了，找了几天，我有点泄气了。

停摆的生产线重启了

这时，科长指点了我：“浙江厂子多，你何不试试？”

在和当地一家工厂的联系时，我无意中打听到太湖边的一个乡镇企业可能做这种产品，马上买车票赶过去。

正是盛夏，天气闷热，到达县城已是夜晚。先在乡下三人一间的小旅社住下，房间里蚊虫飞舞，窗外蛙声一片。好在那时年轻，一觉睡到天亮，路边吃碗面，又可以精神抖擞地去工厂了。

到了一看却大失所望。不知

是电话里那位师傅听错了，还是我没讲清楚，这个工厂生产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产品。兴冲冲而去，没想到白跑一趟，顿时灰心丧气，一屁股坐在简陋的工厂办公室里，一边叹气，一边反思自己：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细致啊！

厂长见我没精打采一脸汗，心生同情。他曾是本地农民，现在家里还有几亩地在种着，又办了这家小厂专门为县城大厂做配件，自学的技术挺过硬，头脑也灵活。他给我出主意：“县城大厂的供销员见多识广，你何不问问他呢？”我一听大喜，连忙请他去请供销员。

供销员果然路子多。他说，隔壁县里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曾经生产过这种产品，就是不知现在还做不做……见有一线希望，我又精神百倍起来，在笔记本里写下厂名地址后，赶紧就去买汽车票，来到隔壁县。

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！这个工厂的产品跟客户来样完全一致！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一个现实问题又摆在面前：由于这种产品在我国几乎淘汰，该厂的生产线已经停业很久了。让生产线重新开起来吧！我跟厂长一谈，他正求之不得，答应说，若是能够打开外销这条渠道的话，他们十分愿意重新恢复生产。

经过来回几次交流和洽谈，终于达成了这笔数额颇大的交易。阿富汗商人非常高兴能够在我的努力下满足需求，又陆续向我司询问和购买了许多其他商品。当然，最让我高兴的是工厂的生产线重新启动了，养活了不少工人，获得了新的出路和生机。

老外给我们敲了警钟

我的工作能为祖国发展挣来亟需的外汇和工作岗位，同时也能带来企业需要的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，当然，我这座小小的桥需要不断充电和进步才行。

有一次，一家欧洲公司电邮来某产品图纸，我把各项内容做了翻译和注释，又找到匹配的生产厂家进行沟通洽谈，制定出开模计划。数日后，工厂的试样按时完成。我做了大致检查，觉得没有问题，便寄给了老外。

没想到，老外收到后却说存在误差、不能接受。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一套模具数万元，万一我把图纸内容翻错，那可 just 造成了一笔巨大的损失！

我取出封样，对照图纸进行仔细核查，终于在图纸密密麻麻的备注条款中，找到了老外说的表面处理有公差为+10μm 的要求。虽然图纸的这一要求我当时看到了，也写在了备注中，但未做重点强调，企业也未加以重视，只是按常规的

表面处理做了，却没做厚度测试，结果被买家公司测出都是负公差且超出了公差范围。虽然产品的外观和功能都没有问题，但从长期来看，表面处理的薄弱肯定会缩短产品的使用年限。而老外认为，合格的产品不仅是在出厂时品质优良，而且要保证在未来数年、乃至数十年中都能正常使用。

虽然这次失误没有造成模具损失，但老外在质量上的严格要求给我和国内企业都敲了警钟。后来我们购买了测量表面处理的工具，在配套厂家的合作下拿出了“表里一致”的优良产品，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和长期订单。

这次教训以后，我对待工作更仔细了，学文科的我还买了许多工科书籍，开始钻研起生产环节中的专业问题来。

拒绝大公司“山寨”提议

时代在发展，我们也不断在提高自己，希望能以更完满的形象，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进步。这期间，难免会发生一些小小的波折。

一次，一位南美外商寄来样品和全套详细图纸，给出十分优厚的条件，要求我们供货。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，我多了个心眼，在给外商报价之前，到网上搜寻了该外商的背景，发现他们是该国拥有数十家连锁店的大型零售公司，历史悠久，运转良好，付款应该是有保障的。但是，浏览了好几遍他们的产品目录，却查不到他们要买的那种。难道是他们新近开发的产品，尚在保护之中不便展示？我觉得要问清楚才行，即使他们是大牌公司，且给出的条件十分优厚，我们也不能贸然接单。

我去了函，要求他们先出示该产品的正式授权许可，若无，我方不考虑报价和接单。老外的回复让我有些吃惊：他们说，这是他们从市场买来的他人产品，他们自己并无专利，亦未获授权，只因该产品目前在该国十分畅销，而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又很强，他们就想让我们仿制出来，这样彼此双方都能挣上一笔钱。

这是要让我们做侵权的勾当啊！这个生意，不能做！我们果断拒绝了提议。这家外商在表示遗憾的同时，也表示十分敬佩我方的知识产权意识。

他们真是小看中国人了。中国的制造业，过去确实存在着许多“山寨”现象，就是因为如此，我们就更要珍惜自己的信誉，不能为了贪图利益而背上制假违法之名。要让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世界工厂”，就得一点一点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扭转负面印象，树立起正面形象。此时，我觉得自己这座小桥的责任，还蛮重的！

看望一只鸟

◆ 黄开林

硬气摄影师

来陕西宁陕的第一顿饭，是在湘村馆，有宣传部、史志局和县作协的领导参加，我破天荒地提了要求：把田宁朝叫来。

野生动植物资源管理站站长，你们认识？

从未见面，只在政府网站和《秦岭笔会》上看到过他拍的朱鹮、苍鹰、血雉、鸳鸯、寿带、黑领噪鹛、棕背伯劳、酒红朱雀、灰头灰雀、白眶鹑雀、发冠卷尾、极北柳莺、蓝喉太阳鸟。

一个县城共事，电话一打，很快就到，脚未进门，笑声先闻。我们握手，似乎并不陌生。我说你拍的鸟可爱，你也可爱。他笑，大家跟着笑。人到中年，个子中等，人很精神，外貌要比实际年龄年轻。问其故，说是经常爬山，每次都要负重四五十斤，只要天气好，在秦岭梁上一待就是一天。大到兽类，小到昆虫，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。

宁陕有多少种鸟？除了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羚牛、朱鹮四大国宝，还有 11 目 32 科 97 属 158 种。鸟好拍吗？

不好拍，一般人没有那个耐性。就在你来的前几天，我到秦岭大梁亲身经历了夏季的风云变幻，一会儿晴空万里，一会儿乌云密布，一会儿倾盆大雨，衣服湿了干，干了又湿，既要经受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和高山缺氧的考验，又要防止毒蛇猛兽的突然袭击。

最危险的一次是啥时候的事？不是拍鸟。我记得清楚，那是十年前的 4 月 10 日，接到皇冠镇打来的电话，说张家沟口有一头生病的羚牛，四处游荡，直接威胁过往群众的安全。中午 12 点赶到现场，很想近距离地拍摄，没想到羚牛突然发起攻击，还不知道咋回事时，已经到了面前，本能地朝后一翻，滚下高坎，照相机和摄像机甩出去十多米，头部磕在石头上，连夜送到西安，缝了 6 针。

正是有了田宁朝这样敬业的硬汉子，宁陕才成了动物的王国，鸟的天堂。我敬了他一杯。

我在网上看到你拍的朱鹮喂雏鸟的画面，很温馨，也很震撼。

那是在寨沟朱鹮驯化基地守了三四天才拍到的。

寨沟离县城不远，我对阮杰说，明天去看有着“东方宝石”之称的圣鸟朱鹮。

自豪“朱鹮姐”

寨沟没有寨子，却有一垆垆稻田，溯小溪而上，远远看到石头上有“中国朱鹮”四个黑字，是张铭轩的手笔。我对书艺，谈不上什么，却似乎能够感触到题撰者的一缕胸襟。

到了一个破败的院落，白墙黑瓦，住了三家，有两家是从紫阳移民过来的，忙端了凳子让我们坐。说起朱鹮，心就软了：那鸟又不讨人嫌，只吃虫子，捉泥鳅。

对你们种庄稼没有影响？没事。它个子大，顶多栽秧时把秧苗挤倒一些，它走了我们再补上。再说，损失点把子也不怕，政府有补贴。

赤裸着上身的小伙子挤到面前，很得意地说：去年我发现一只受伤的朱鹮，怎么也飞不起来，轻脚悄手捉到后，马上送到对门的保护站。

我给他竖了大拇指，还拍了照。这儿的生态，

这里的人文环境，很适宜朱鹮成长。

我们来到保护站，非常寂静，一位叫马兰的姑娘出来接待。大学毕业不久，她就到了这儿，成为朱鹮保护站的一员。她说：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宁陕人，以前竟忽略了这么美丽的地方。当我拿着行李走进寨沟时，内心充满了好奇与忐忑，但是，这安静祥和的地方又使我对未来有了美好的憧憬。转眼两年时间过去了，因为朱鹮，我爱上了这片土地。因为这片土地，朱鹮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与朱鹮朝夕相处，它懂我，我懂它，彼此成了知己。当我提着小桶走到藕田旁，哼着小曲儿，晃动钥匙，发出响声，朱鹮就像通了人性似的，从野外很远的角落飞来，那时，我心里好美好，好欣慰。现在，身边的朋友给我起了一个亲切的外号——“朱鹮姐”。我很自豪，因为这是对我的认可，也是至高无上的褒奖。

瓜子脸，披肩发的马兰，未施粉黛，自然大方，文文静静的样子，说起朱鹮，滔滔不绝。

他们都很美

马兰旁边坐着一位中年汉子，一直倾听，没有插话。

我问：你是当地人吗？不是。我是洋县人，朱鹮过来了，我就跟了来。

不放心？也不是。我从小就喜欢鸟，连家养的鸡都喜欢，老婆孩子都在深圳，我一个人在这儿。不为啥，就为喜欢。

他叫唐仕兴，54 岁，是马兰的师傅，肯定知道的多。问：朱鹮最怕什么？除了鹰和蛇，就是人。朱鹮喜欢在大树上栖息筑巢，晚上在树上过夜，白天到稻田、泥地或清洁的溪流觅食。休息时会把长嘴插入背上的羽毛中，任由头上的羽冠在微风中飘动，很潇洒，很有范儿。飞行时头向前伸，脚向后伸，鼓翼缓慢而有力。在地上行走时，步态轻盈，闲雅而矜持。

听说最近从洋县飞来一对？一雌一雄，我的老乡。朱鹮比人还忠诚，一夫一妻，终生不离不弃。

马兰心细，朱鹮如何筑巢、哺育都一清二楚。她说：朱鹮的巢平平的，中间稍凹，像一个平端着盘子。巢由树枝架成，里面垫有玉米秆、蕨叶、细藤和软草。在春季繁殖季节，它们会用嘴不断地啄取从颈部的肌肉中分泌出来的一种色素，涂抹到羽毛上，使头部、颈部、上背和两翅都变成灰黑色。到了九月，灰黑褪去，通体雪白，美若天仙。

我们来的不是时候，没有看到野外飞翔的朱鹮，只在大棚外面饱了眼福。有的在地上散步，有的蹲在木杆上养神，长喙，长腿，珠光宝气，雍容华贵，面颊像抹了胭脂，羽毛有如贝壳般饱满。

鸟美，护鸟人，更美。爱护家园，不要唱高调，无须喊口号，就从尊重一只鸟做起。



本版插图 叶雄